

尚書集注述疏

讀書堂答問目錄

目次

尚書集注述疏序說

尚書大名疏說

虞書

夏書

商書

周書

逸文

書序辯

僞古文

尚書集注述疏後序

凡壹百十壹條同爲壹卷

讀書堂答問

簡先生答問繫乎尚書者。今述而編焉。本其所爲書之次序之也。凡壹百十壹條。同爲壹卷。

門弟子張子沂謹編

尚書集注述疏序說答問十一條

或問曰。今尚書集注述疏序。所辯僞古文者詳矣。彼僞者。繇經及傳。何爲爲之哉。其何如人也。答曰。自焦氏循言之。彼僞者在魏晉閒。則有心人也。蓋言禮記明堂位篇。以周公爲天子。漢儒用以說大誥。遂啓王莽之禍。鄭氏不能辯。且廣之爲尚書注。而以周公稱王也。厥後魏曹氏晉司馬氏。無不沿莽之故事焉。僞者蓋見當時魏晉所爲。其爲之

說者有如杜預之解春秋。使亂臣賊子喜。東晉等之僞竹書。舜而囚堯。啓而殺益。大甲而殺伊尹。君臣易位。上下相攻。邪說亂經。至於如此。故不憚改益稷。造伊訓。大甲。諸古文。以陰與竹書相齟齬。又託孔氏傳。以黜鄭氏。俾君臣上下之義可明。其傳特謂周公不稱王。而稱成王。命以誥也。勝鄭氏遠甚。惟其觸時忌焉。故自隱其姓名爾。嗚呼。僞者何幸而有焦氏爲之脫罪哉。是將爲人棄我取邪。雖然。其罪終不能脫也。夫有心人。而肯自爲僞乎。詩之主文而譎諫。春秋之微而顯志。而晦安在僞託。而始能無忌乎。鄭注之誣。猶以注說亂經爾。非以僞經亂經也。竹書之誣。猶以僞史亂經爾。非以僞經亂經也。今欲止邪說亂經之亂。而

乃爲僞經以止之。則經且自亂也。不益其亂之甚乎。然則僞古文者。必非有心人也。是漢僞古文百兩篇之故技也。是利心人也。其僞孔傳者。欲以申僞古文而售其欺也。其傳多襲王肅焉。明堂位疏云。大誥王若曰者。王肅以爲稱成王命。故稱王。與鄭異也。今僞者襲王說云然。豈其特說乎。王說豈不既難鄭乎。故僞傳謂周公不稱王者。此鄭校人告子產以畜魚之說也。豈不謂然而烹魚之利心遂矣。何猷問曰。今序云。僞大禹謨。言舜以帝位讓禹。禹以舜之帝位讓皋陶。是誣也。今讀僞古文。禹薦皋陶。若舉賢於帝爾。非直以帝位讓之也。答曰。僞古文云。禹曰。朕德罔克。於是乎薦皋陶。其薦之也。卽其讓之矣。以其承上文舜讓位。

而言也。

猷又問曰。官天下之時。與後世家天下不同。謂人臣不可以帝位讓人。殆後世則然爾。答曰。如官天下之時。其臣可以帝位讓人歟。則四岳既知有舜。而不先以讓之也。是爲不忠。堯不知四岳之不忠。而竟先以天下讓四岳也。是爲不明。今四岳承帝命而後薦舜焉。明官天下之時。其臣不可以帝位讓人也。若承帝命則可也。孟子云。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。繇是言之。蓋天子承天命而後可以天位讓人也。則人臣承帝命而後可以帝位讓人矣。此古義然也。猷又問曰。堯典云。舜讓于德。雖不言讓何人。而以帝位讓人。則一也。何不如四岳言否德忝帝位。絕不言讓人乎。答

曰舜讓于德。猶四岳承帝命而薦舜之義也。以帝有明明揚側陋之命於先也。言此經者當顧上文而言。使舜與四岳易地也。則舜當如四岳之言。絕不言讓入矣。蓋古文之義精如此。而僞古文似是而非。足以惑人。雖朱子亦不覺爲所誤也。蔡傳序云。二典三謨。先生蓋嘗是正。其未察於斯乎。

何猷問曰。僞大禹謨枚卜功臣。今序辯之矣。然禹薦皋陶而帝未俞之。故請卜焉。殆非其初心不誠也。夫用人之權。義必歸君。而讓帝位。尤與常事不同。帝未俞之。而禹猶再言。不殆專乎。且功臣多矣。知人之哲。惟帝其難之。將宜決於卜歟。既卜功臣。而皋陶亦在其中矣。答曰。義鈞從卜。左

傳卜立君之例也。禹獨讓皋陶於先。非義釣也。獨讓則禹之明而誠也。是不疑也。不疑何卜。其後胡爲而援義釣從卜之例邪。是其獨讓之心不誠矣。無帝命而薦人爲天子。一言且不可。何有於再言乎。再言之說。則縱而禽之爾。臣於其君。固有再言之道在也。如知人未明。而以卜決焉。是與常人徵於神者同。非所以言帝位也。何以爲聖人。

陳汝廉問曰。僞大禹謨。至誠感神。矧茲有苗。今序辯之者。以其斥天子之父也。然有疑焉。古者居是邦。不非其大夫。而孔子乃謂季氏。人臣善則稱君。過則稱己。而諛瀆可名。幽厲蓋公論在人也。季漢武侯出師表云。先帝與臣論事。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。此以人臣而引列祖爲鑒者。

有之矣。僞古文。其近是歟。答曰。蓋非其大夫者。公言其非也。而謂季氏。則私論之爾。諛瀆者。史瀆也。若春秋直書之義也。稱者。稱說之辭。若魯臣稱昭公。取同姓焉。非禮也。武侯表言直矣。然使桓靈爲後主之父。其表言豈如是哉。公羊傳云。臣子一例也。論語云。子爲父隱。則臣當爲天子之父隱矣。皋陶謨。禹爲鯀隱。於四罪而舉其二。孔子爲昭公隱。稱其知禮。而與春秋書瀆不同。何僞古文失斯義也。姚氏儻云。以舜事父母之道。比之格頑苗。可謂不倫之甚矣。然議其不倫。猶未辯乎矧之爲言也。

何猷問曰。詩云。赫赫宗周。褒姒滅之。以臣而斥后罪。且施之暴君之朝。蓋古者忌諱未嚴也。益贊之云。猶有說乎。答

曰此詩其在西周時歟。則直諫之義也。其在東周時歟。亡國之后。詩人斥之。宜矣。凡詩人所刺。皆時方憂危。不得已也。益贊之云。豈不得已者邪。

陳汝廉問曰。僞五子之歌云。民可近。不可下。此雖僞古文。而與孟子民爲貴之義同。今序以反言辯之。何也。答曰。此以明僞者襲義而竄文之非也。凡經之爲文。善矣。正而言之。其文順也。反而言之。其文亦順也。今僞者於此。不能然也。孟子曰。遊於聖人之門者。難爲言。今僞者爲之。不尤難乎。

何猷問曰。僞允征云。威克厥愛。允濟。愛克厥威。允罔功。蔡氏以馭將士言。今序辯之者。引閻氏之辯矣。若薛氏季宣

以伐罪言。則周禮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者也。苟以此通其
本文。將亦通焉。答曰。如薛氏言。蓋於其本文皆不可通也。
將以殲渠魁爲威。不殲渠魁爲愛歟。則當云。愛克厥威。佚
有罪。豈徒言允罔功已乎。將以治脅從爲威。不治脅從爲
愛歟。則當云。威克厥愛。允罔功。愛克厥威。允濟。豈得如今
所言乎。或曰。對將士而明言馭之之瀧。曰。克彼則濟。克此
則罔功。雖僞古文。亦何至不類若此邪。嗚呼。是不知此其
所以爲僞也。

陳汝廉問曰。孟子言不嗜殺人。此仁者愛人也。後世行之。
如漢光武勅馮異。宋太祖誡曹彬。是也。今僞古文而言威
克厥愛乎。赤眉之亂。鄧禹不能定。蓋以威克厥愛而不濟。

焉。馮異定之。蓋以愛克厥威而有功焉。答曰。若馮異者。威愛兼濟也。非愛克厥威也。以兵定亂。則威矣。而不嗜殺人。則威中有愛焉。

汝廉又問曰。威愛兼濟者。若孔子所謂寬以濟猛。猛以濟寬也。蓋其上也。惟子產有言。其次莫如用猛。此豈不可申。僞古文威克厥愛之言乎。答曰。子產惠人也。而曰用猛。爲子大叔尙寬者言之也。孔子雅言。無及斯矣。尙書則雅言也。必言其上焉。僞者以其次爲雅言。可乎。

尙書大名疏說答問四條

馬錫饒問曰。尙書大名疏。此爲文者何。答曰。文則長矣。而無可減者。此今古文尙書之案徵也。其間蓋自爲始終者。

屢焉。皆有提焉。有束焉。有結焉。既分而貫焉。蓋長如不長也。本史家書志之例而言經也。彼讀未盡一紙。已欠伸思睡者。雖司馬氏通鑑亦無如之何。今以俟君子乎爾。

或問曰。大名疏云。易言三五則有闕。此言三五者何。答曰。伏生大傳云。天地人之道備。而三五之運興矣。謂三皇五帝也。伏與慮通。

梁燮唐問曰。慮生之壽期頤。天也。不如是。則尙書二十九篇。無絲而傳。雖二帝三王之事。皆芒芒然也。豈非萬古如長夜哉。答曰。易不云乎。碩果不食。此剝之所以能復也。非濟南之老。雖既耄而持之。采茲碩果。不自食焉。天亦安所與而代爲之力乎。天也。亦人也。

張子沂問曰。今尙書注。其於漢宋何如也。答曰。凡釋經者。謂漢注長訓詁乎。朱子之訓詁。則有鄭注大不及焉。若釋大學格物致知者。宗乎大誥格知天命。而吾身家國天下之事物皆明也。後世從之則明。明則疆而治也。違之則愚。愚則弱而亂也。謂宋注長義理乎。毛鄭之義理。則有朱子猶未察焉。若釋詩卷耳者。謹乎牧誓牝雞無晨。而未察詩序卷耳后妃之志也。後世淑女。內有進賢之志。而無險詖私謁之心。其何非婦人無與外事也。故釋經者。經術治世之原也。今釋尙書。而徒漢之宋之乎。然則其孰可乎。叶經可也。

虞書答問二十九條

黃其勳問曰。天左旋。日月右旋。然乎。答曰。周髀云。日行一度。此以右旋言之也。周髀云。月後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。此以左旋言之也。此互見之文也。月左旋則日左旋見矣。蓋日月皆從天而行。天左旋者也。周髀紀其數。符堯典焉。其數也。其理也。其理存其數之中也。日陽剛而健行。君道也。月陰柔而順行。臣道也。周髀知其數而知其理者也。微矣乎。故推左旋之數則難也。周髀於是乎推右旋之數。其數則日月皆違天而弗從。其推之則易也。此泰西躔之所繇也。彼習者蔽焉。其於周髀二者得一而失一也。乃以非堯典。嗚呼。堯典而可非也邪。淮南子云。日月東行。而人謂日月西移者。以大氏爲本。斯言也。其通於周髀者乎。左

東而右西氏與抵通。大抵者統言之辭也。

或問曰。堯典天象圖。而地圖在焉。何也。答曰。蓋天統乎地也。故步天者皆宅地之四方。

或問曰。禮月令云。仲春之月。日在奎。呂氏春秋古樂篇云。黃帝鑄十二鐘。以和五音。以施英韶。以仲春之月。乙卯之日。日在奎。始奏之。此黃帝迄周。其言日躔者同。孫氏据之以推堯典焉。而謂古無歲差之說。何也。答曰。周書月令篇。今亡矣。禮月令。出於呂氏春秋。呂氏以月令言黃帝時。實昧乎歲差也。尙書獨載堯以來。易傳言黃帝而不詳。今呂氏乃詳其乙卯日躔也。豈足徵乎。雖先秦古書。亦誣也。歲差者。中星先後不同。蓋厓躔之變。而得其常。從古已然。後

世始詳之也。非後世始有之也。

或問曰。堯典仲春節注云。厥其也。析散也。何不云。厥其。析散也。答曰。此以下文承析散爲言。當別出焉。故一訓一也。與數訓一也不同。

何猷問曰。堯典登庸節注。既明堯不傳子矣。而巽位節疏。又云。諸臣烏知堯必終以天下讓人乎。此若相矛盾焉。答曰。非然也。堯子丹朱之惡。堯不以一人病天下。終不傳子。堯之心如是也。而不可以言諸臣之心亦如是也。蓋古之有天下者。世傳子孫。所從來遠矣。史記言黃帝顓頊。帝嚳者。可攷也。丹朱雖不肖。或有遷善之時。其後經言丹朱者。曰。虞賓在位。蓋聞樂而感化也。當時教胄子。則用樂焉。敢

謂其終不可遷善乎。故諸臣之心。必不可自以知人之明。竟丹朱佗日也。此待天子之子。當如是矣。

猷又問曰。巽位節疏云。傳子則其慮民也深。此疏本韓子言之。蓋以言傳子者是矣。而韓子以言禹者。非歟。答曰。非也。禹傳賢。非傳子也。禹非傳子。而其子啓終亦傳者。孟子所謂天也。史記夏本紀云。禹舉益。任之政七年。禹東巡狩。至于會稽而崩。以天下授益。孟子所以言益避禹之子也。今韓子以爲禹傳子焉。則禹未嘗以天下授益也。益奚爲而避禹之子乎。益避之者。史記所謂益讓禹之子也。禹之子受益之讓。不以非禹命而爲不孝者。何哉。順天下之心。以守宗廟社稷故也。楚辭天問云。啓代益作后。越絕書

云。益死之後。啓歲善犧牲以祠之。經曰。夏啓獻犧于益。此之謂也。信夫。

何藻華問曰。堯典象恭。注云。宋高宗曰。秦檜樸忠過人。朕得一佳士也。游酢薦檜。人才可方荀文若。嗚呼。難哉。此言荀彧者。何如也。答曰。范氏後漢書。司馬氏資治通鑑。皆言荀彧矣。而皆不知陳氏三國志之評也。魏志評曰。荀彧有王佐之風。然機鑒先識。未能充其志也。蓋謂其不知魏大祖焉。今游氏之云。其於彧也。亦徒取其才云爾。鑑鑒字同。或問曰。堯典云。象恭。滔天。今注云。滔慢也。其義可旁通乎。答曰。哀十七年左傳云。天命不滔。杜注云。滔。疑也。釋文云。滔。又作滔。蓋天命不疑。當恭行之也。若僞恭者。則反疑天。

命矣。亦慢天之意也。堯允恭而敬天。共工僞恭而慢天。以此旁通可也。張衡西京賦云。天命不滔。此足徵古本焉。

何猷問曰。堯典。舜孝疏云。舜五十而慕。蓋怨慕也。今竊思之。孟子云。大孝終身慕父母。何也。答曰。孟子云。仕則慕君。不得於君則熱中。蓋慕者有不得焉。則怨而慕也。若慕者有得焉。則慕而不怨也。今於大孝者統言之。則爲終身之慕矣。

猷又問曰。象挾瞽瞍而謀殺舜。雖未成也。而謂之曰不格。姦則春秋家何以言誅心乎。答曰。誅心者。其心之惡可誅也。今自不格姦而底豫者。則感而化矣。安有其心之惡可誅乎。此伯夷叔齊所以不念舊惡也。而况其在家人乎。

猷又問曰。象既不格。姦矣。而孟子言舜封象者。何以言使吏治其國也。答曰。象至不仁。其昔嘗然矣。屢萌屢止。而乃至於今也。今象雖不然。而舜之慮民也深。則恐象又復然。能無慎之而代治乎。其究也。象不犯天子之吏。而不暴彼民。無或如漢諸侯王之失道也。非象烝烝而進於善邪。

猷又問曰。今疏言舜孝者。據孟子而言之也。然孟子言淮注江者。與禹貢不同。言湯學於伊尹矣。而其言由堯舜至於湯者。則曰。若伊尹則見而知之。非又伊尹學於湯歟。若此者。其奚據也。答曰。孟子於禹貢不同而同。今禹貢疏詳焉。湯與伊尹皆聖人也。君師其臣。臣師其君。其斯爲聖王聖相者乎。

或問曰。堯典舜孝。疏言捐階矣。蓋捐者。醫賤弃之。而舜取之也。此捐之反訓。何也。答曰。天地生人。古今一也。故今人之言。猶有古音與古義存焉。詩古音。來讀如釐。今人之文。來讀如萊。則古音亡矣。而今人之言。於來亦古音也。今人之文。捐無反訓。則古義亡矣。而今人之言。於捐亦古義也。故其人捐貲者曰捐。其責取人捐貲者亦曰捐。此其訓相因而相反者也。

或問曰。堯典疏云。堯之試舜。以官之者試之。非以妻之者試之也。孟子云。舜尙見帝。帝館甥於貳室。亦饗舜。迭爲賓主。是天子而友匹夫也。絲是言之。堯以舜爲友而親之。非試之也。此言甥言友者何。答曰。爾雅釋親云。謂我舅者吾

謂之甥也。詩伐木云。以速諸舅。而其詩則以爲燕朋友也。故序曰。自天子至於庶人。未有不須友以成者。蓋舅道也。亦友道行焉。詩義自堯時而先之矣。

何猷問曰。四岳不名。而舜禹皆名。今堯典注謂名之爲親之。何也。答曰。今人於朋舊之間。其敬之愛之者。必加以尊稱。若夫敬愛之至。每至忘形。而稱謂反略焉。卽此情也。故曰。堯舜與人同爾。

何猷問曰。堯典文祖疏云。五廟者。殷商之禮也。論語云。殷因於夏禮。夫夏承唐虞。因於夏猶因於唐虞也。然則唐虞之禮。殆五廟乎。今讀此而未達焉。唐虞之際。其禮亡矣。此繇殷而言夏。繇夏而言唐虞。何也。論語云。所損益可知也。

豈惟言所因邪。馬注云。所因謂三綱五常。所損益謂文質三統。蓋廟制殆非自所因言矣。答曰。董子引論語而說之云。夏因於虞。而獨不言所損益者。其道如一。而所上同也。故曰。禹繼舜。舜繼堯。三聖相受而守一道。蓋因於夏猶因於唐虞也。論語云。周監於二代。亦以唐虞該夏代中也。今於唐虞曰。殆五廟乎。殆之云者。卽以夏殷所損益而疑也。是不於所因質言矣。三綱五常。其所因也。而所損益者。則綱常之制度爾。故三代達禮。有綱常理同。而制度亦同者。今禮記中猶可攷也。孟子云。學則三代共之。皆所以明人倫也。其例也。論語本文。其言禮者。貫下而言。所損益者。因禮中所損益也。損益之上言所者。明其有因之而不損益。

者也。古經之文其精如此。故經學稱文學焉。

或問曰。今所引文。凡字異者。皆云。某與某通。若此類者。或再三見焉。何也。答曰。此以存所引之原文也。非惟通焉而已。所引不同。故再三見焉。非複也。不然。則轉書之者。淆矣。何猷問曰。堯典巡守節疏云。古天子習于跋涉者也。舜所以納于大麓也。夫舜在大麓時。非未爲天子乎。答曰。舜在大麓時。未爲天子也。然其所以納于大麓者。使之習勞。爲將讓位爲天子也。猶無逸舊勞于外之意也。

猷又問曰。今巡守節疏攷五嶽之詳。何也。答曰。五嶽萬世之祀典也。此豈如近世漢學家攷据無用者哉。今南嶽祀衡山。古禮也。釋經者乃失爾雅霍山之義。謂南嶽在瀟焉。

如攷之不詳。後世有漢武其人者。又因而改祀矣。顧氏炎武云。立言不爲一時。若斯類也。夫南嶽改祀。若無害焉。彼烏知舍遠從近。卽患偷安。其所謂江漢閒難涉者。不明古天子無逸習勞。方足以彊中邦也。而自大者。反以其國君長四海遠遊之說。睨傲我旁。乃目聖道爲迂。嗚呼。孰使經術大義之不明也夫。

或問曰。周語云。服物昭庸。非堯典所稱車服以庸者歟。答曰。庸者功也。自唐而虞。而夏而殷而周。服物不同。昭功則同。服物者其彙之麤迹也。昭功者其彙之精意也。麤迹不同。精意則同。如得其麤迹也。而失其精意焉。其爲彙也。雖二帝三王之彙。猶虛也。而况其佗乎。

陳汝廉問曰。堯典云。食哉惟時。蓋咨牧焉。凡在官者。皆當以民食爲先。何獨於牧言之乎。答曰。稷農官也。而州牧非使民以時。則違農時矣。禹貢分州。皆言厥田。此州牧所司也。言牧則一州之官統焉。

李禮興問明史。答曰。堯典云。咨十有二牧。曰。食哉惟時。好異者。以爲此經中之習聞也。彼嘗讀明史流賊傳乎。明二百七十有六年。天下之亡。亡於流賊也。而動流賊者。以關中大饑故也。咨牧之謀。不神乎哉。而以習聞舍之。古聖末如之何矣。

或問曰。堯典柔遠。注云。柔安也。又云。所謂柔者。王政撫之。柔服以安也。何也。答曰。昭三十年左傳。稱子西諫楚子云。

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。猶懼其至。蓋以吳光親其民而將用之也。而其言柔服者。非王政撫之矣。能無懼乎。

或問曰。呂氏春秋勿躬篇云。羲和作占日。尚儀作占月。后益作占歲。又云。伯益作井。赤冀作曰。蓋呂說於此。列聖王二十官焉。后益。伯益。其二官也。列女傳曹大家注云。皋陶之子。伯益也。今堯典疏。既辯其非矣。彼曹大家說。豈以后益而致誤歟。答曰。此無以見其必然也。呂說諸官。蓋先後約稱之爾。非必同時也。故其終曰。巫咸作筮。巫咸者。殷臣也。君奭稱焉。

或問曰。昭二十八年左傳。稱叔向之母之言也。曰。吾聞之。甚美必有甚惡。昔有仍氏生女。黥黑而甚美。光可以鑑。名

曰元妻。樂正后夔取之。生伯封。實有豕心。貪惓無厭。忿類無期。謂之封豕。有窮后羿滅之。夔是以不祀。然乎。答曰。此傳聞之失也。夫元妻者以其黑名之也。然其曰有仍氏生女。則女也。女而取之。然後可以元妻名之也。今乃先名之乎。女之美也。如夔之父母命取之。非夔自貪美也。今言夔取之。則自貪美焉。是好色也。而夔安有是乎。堯典云。帝曰。夔命汝典樂。教胥子。此舜命夔以堯時之舊職也。堯知人之明。安有爲好色者所欺乎。如曰。知人者惟帝其難之。則夔典樂必無效矣。而舜復命之。乃致虞賓在位。羣后德讓也。是豈不足見教胥子之效乎。而教胥子者。乃自有此封豕之子也。豈不能自教子乎。如曰。夔之子獨不受教也。豈

不能從皋陶。扑作教刑。而遽傳子。以自取滅乎。如曰。夔晚而生子。不及教之而卒也。則以夔典樂之效。必無自貪美而取妻者。其晚而生子而不肖也。天也。烏得以其子之不肖。而謂其妻之不德乎。論語云。興滅國。繼絕世。此以其先世之德而然也。豈滅國絕世。皆其先世之不德乎。有窮后羿。篡夏之凶也。而滅夔之後。豈其實爲封豕乎。於以見后羿欲滅夔之後。遂加伯封以惡名。且誣其先世也。而傳聞之失。絲是迄春秋時矣。

或問曰。堯典稱舜者云。陟方乃死。此舜崩於巡狩蒼梧之日也。其年非百一十二歲乎。而或疑之矣。答曰。彼疑此者。奚不徵諸禮邪。今以此見古聖人之勤民事也。於其年之

蚤暮身之死生。地之遐邇。而皆無閒也。蓋先王制禮之心。繇此章矣。禮郊特牲云。天子無客禮。莫敢爲主焉。君適其臣。升自阼階。不敢有其室也。禮檀弓云。君卽位而爲棊。歲一漆之。藏焉。禮曾子問云。君出疆。以三年之戒。以棊從。夫棊者。禮家謂天子之棺。而水兕革被之者也。天子巡狩而出疆。必以此爲喪之戒備。而不嫌於豫凶事者。何哉。天子巡狩。其所適也。皆其家也。生則主之。死則終之。蚤年然也。暮年無不然。邇地然也。遐地無不然。先王制禮之心。其示天子無一時一地之不可以勤民事也。其原於舜者乎。史記云。禹東巡狩。至于會稽而崩。禹之崩也。其以死勤事也。猶舜也。此鴻範五福之考終命也。棊讀若闕。曲禮云。天子

不言出。非也。易離上九云。王用出征。金勝云。王出郊。皆言出也。

或問曰。堯典之史。所記者何如也。答曰。曾氏鞏云。此所記。獨其迹邪。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。方是時。豈特任政者。皆天下之士哉。蓋執簡操筆而隨者。亦皆聖人之徒也。

或問曰。淮南子脩務篇云。堯眉八采。九竅通同。而正公無私。一言而萬民齊。舜二瞳子。是謂重明。作事成。出言成章。禹耳參漏。是謂大通。興利除害。疏河決江。皋陶馬喙。是謂至信。決獄明白。察於人情。繇是言之。其所謂天質也。歟。答曰。孟子云。奚有於是。亦爲之而已矣。今如讀堯典。皋陶謨也。豈不足辯學於四聖人之大者哉。彼淮南子者。亦以

爲人之生也。天質之異者希。而棄學不脩務焉。不可也。奚恃天質乎。荀子非相篇云。相人。古之人無有也。學者不道也。

陳汝廉問曰。皋陶謨言作服之象。六者言作會焉。六者言絺繡焉。鄭氏云。會讀爲繪。絺讀爲蒨。蒨。紕也。衣用繪。裳用繡。諸家從之。殆非也。說文云。繪。會五采繡也。凡作服。繪而後繡。繡必先繪。其省文互見歟。詩唐風云。素衣朱襮。又云。素衣朱繡。蓋繡繡也。爾雅釋器云。繡。領謂之襮。詩孔疏詳焉。此非衣亦用繡乎。如徒繪也。則服之而旋汚矣。周官攷工記云。畫績之事。雜五色。五采備謂之繡。賈疏云。凡繡亦須畫乃刺之。故畫繡二工共職也。殆古禮有然。答曰。此互

文是也。當改從之。詩小雅云。鉦人伐鼓。又云。發彼小豸。殪此大兕。皆互文也。堯典禹貢君奭諸篇。其以互文而明者。可徵也。

夏書答問二條

伍蘭清以禹貢荊州亦宜桑也。乃與黃其勳徵故實焉。得南齊書韓係伯傳。襄陽種桑之事。問曰。此農書所謂荊桑者歟。答曰。爾雅釋木云。楔。荊桃。郭注云。今櫻桃。蓋不以荊州言也。則荊桑或亦然。殆以不柔如荊而得名也。農書謂桑之柔者爲魯桑。而非魯產焉。魯桑殆女桑之轉音也。詩豳風云。猗彼女桑。毛傳云。角而束之曰猗。女桑。黃桑也。蓋桑之柔而可束者也。若荊桑則其不柔者也。韓係伯事。今

疏當采之矣。

或問曰。尚書大名疏。言黃帝史倉頡。從說文也。禹貢疏。引蒼頡篇。不作倉。其從者何。答曰。從漢書藝文志也。廣韻云。倉姓。倉頡之後。通志据風俗通云。蒼氏。八愷蒼舒之後。今兩存焉。淮南子云。蒼頡作書。蓋與漢志同。

商書答問四條

何猷問曰。湯誓疏引周書殷祝篇云。湯放桀而復薄。三千諸侯大會。湯取天子之璽。置之天子之坐。左退而再拜。從諸侯之位。湯曰。此天子位。有道者可以處之。天下非一家之有也。有道者之有也。湯以此三讓。諸侯莫敢即位。然後湯即天子之位。繇是言之。薄古通亳。其遽歸而復亳。何也。

古者其有璽乎。其天子之坐。湯設之乎。湯三讓而終卽位。其讓誠乎。答曰。湯之伐桀也。亳衆舍檣事而從焉。其放桀則遽歸。事之宜也。襄二十九年左傳云。璽書追而與之。此季武子之書也。蓋古大夫猶璽書焉。漢書惟天子言璽書者。因秦制爾。書典寶序於伐桀後。言俘厥寶玉也。則俘璽在伐桀時矣。湯既復亳。豈湯大會三千諸侯哉。蓋三千諸侯大會也。此衆奉湯爲天子。故也。則設天子之坐者。必諸侯也。易之言湯曰。順乎天而應乎人。如湯大會諸侯而卽位歟。是人應之也。非應乎人矣。則富天下而伐桀也。其異於後世亂臣賊子者。幾何哉。書曰。三千諸侯大會。善乎其史。灋也。後世亂臣賊子。不得而託之也。當伐桀時。湯與彼

三千者皆諸侯爾。史記言湯稱王於桀未敗之前。是湯先自爲天子也。豈不誣哉。三讓者禮之固辭。固辭不獲。然後受之義也。舜以揖讓而讓于德焉。湯以征誅而讓于有道焉。其讓也不同。其讓之誠也則同。

或問曰。釋詁云。迪。作也。作者。起去之謂也。盤庚云。自上其罰汝。汝罔能迪。言汝不遷則罹罪。汝無能作而起去焉。殆一義乎。答曰。似也。而於經下文言乃祖乃父不救者。未能關也。

鄧卿雲問曰。盤庚云。無俾易種于茲新邑。此言種者。以姦宄言也。宣十五年左傳杜注云。滂赤狄之別種。孔疏引劉炫云。賤之同草木。故稱種。今盤庚戒遷民者。意亦然歟。答

曰種有美惡之類。貴賤分焉。劉說偏言之爾。後漢書竇融傳云。融謂兄弟曰。天下安危未可知。河西殷富。帶河爲固。張掖屬國。精兵萬騎。一旦緩急。杜絕河津。足以自守。此遺種處也。若此者。蓋遷而貴之者矣。

黃中理問曰。孟子言齊桓之命云。無以妾爲妻。哀二十四年左傳云。若以妾爲夫人。則固無其禮也。今以商書微子鄭注言之。則紂母初爲妾。後爲妻矣。何也。答曰。呂氏春秋云。紂之同母三人。長曰微子啓。次曰仲衍。次曰受德。受德卽紂也。甚少矣。紂母之生微子啓與仲衍也。尙爲妾。旣而爲妻而生紂。紂之父欲置微子啓爲太子。太史據壘而爭之曰。有妻之子。不可置妾之子。紂故爲後。夫所謂據壘者。

其必據殷禮也。論語云。周因於殷禮。蓋夫爲妻綱。禮之三綱繫焉。周制無以妾爲妻。此殷禮而周因之者也。周書多士云。自成湯至于帝乙。罔不明德恤祀。酒誥多方皆稱帝乙焉。帝乙者紂之父也。是明德齊家之君也。非失禮者也。如廢嫡立庶。太史據禮而爭之。而帝乙可從矣。則以妾爲妻。太史當據禮而爭之。而帝乙豈不從乎。以此知呂說則傳聞之異也。鄭注本之。非也。史記云。帝乙長子曰微子啓。啓母賤。不得嗣。少子辛。辛母正后。辛爲嗣。蓋異母也。蔡傳從之。是也。以此明帝乙非以妾爲妻也。莊十九年公羊傳云。諸侯娶一國。則二國往媵之。以姪娣從。故云。諸侯一聘九女。諸侯不再娶。此周制也。白虎通稱天子禮同。又稱或

說天子娶十二女。而曰必一娶何。防淫泆也。爲其棄德嗜色。故一娶而已。人君無再娶之義也。隱元年左傳云。惠公元妃孟子卒。繼室以聲子。杜注云。元妃死。則次妃攝治國事。猶不得稱夫人。故謂之繼室。繇是推之。則殷禮可明也。儀禮喪服云。繼母如母。傳曰。繼母之配父。蓋士大夫再娶也。若諸侯。則繼室非繼母比焉。

周書答問四十二條

陳汝廉問曰。史記武王觀兵之說。大誓注辯其誣矣。大誓云。四月觀兵。今注謂既伐紂而觀兵也。蓋据周書世俘篇而明其爲倒敘之文也。然有疑焉。古文周書首大誓。此伐紂起兵也。次牧誓。此伐紂將戰也。次武成。此伐紂功成也。

繇是言之。大誓敘伐紂焉。何爲而言旣伐後事乎。竊意武王觀兵。如救焚拯溺。出於不得已之爲。冀幸吾君之一悟也。紂庶幾改之。不亦可以已乎。答曰。此言冀幸者。猶左傳以鬻拳兵諫爲愛君也。此非義之義也。夫史灋有附見焉。堯典則舜附見也。史究言堯崩後事也。而大誓可明矣。墨子引大誓云。爲鑑不遠。在彼殷王。又云。惟我有周受之大帝。此武王卽位後之辭。其附見昭然也。而觀兵可明矣。如於此而不辯焉。後世。賊子。其託於武王觀兵者衆也。張子沂問曰。牧誓注云。言祭天詳矣。而禮無將伐桀紂而祭天者。將以諸侯而祭天與。不可也。將稱王而祭天與。不可也。禮別嫌疑。其義精也。今竊思之。湯武無其祭。則禮

無其文。而必謂禮別嫌疑焉。何也。答曰。此禮無者。蓋禮之理無之也。非惟禮之文無之也。記曰。禮者理之不可易者也。今禮文多闕。豈以禮無其文。遂謂湯武無其祭乎。惟禮之理無之。則禮之文無之矣。故斷於其義焉。

或問曰。鴻範疏引論衡云。鴻範五行。言火同氣。諺曰。衆口鑠金。其義可旁通乎。答曰。昭五年左傳云。穆叔之生也。莊叔以周易筮之。遇明夷之謙。以示卜。楚邱曰。離火也。艮山也。離爲火。火焚山。山敗。於人爲言。敗言爲讒。故曰。主人有言。言必讒也。此周易其旁通鴻範者乎。金生於土。山艮土也。火焚而山敗。亦鑠金矣。言火也。杜注云。艮爲言。孔疏謂說卦云。成言乎艮。故艮爲言。非也。主人有言。明夷之辭。本

以離不以艮也。蓋說卦之文省文而互見者爲多。堯典疏詳焉。其曰說言乎兌。以此見上文帝出言乎震。齊言乎巽。相見言乎離。致役言乎坤也。故下文於巽曰言萬物之潔齊也。其曰成言乎艮。以此見上文戰言乎乾。勞言乎坎也。故下文於乾曰言陰陽相薄也。獨於兌艮先著言乎之文者。以說其成故也。其於艮曰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。此非皆自兌秋西成而成之者邪。是兌秋之說皆說其成也。故曰兌爲澤。而必曰說萬物者莫說乎澤。此非說其以澤而成之者邪。大學釋淇澳之詩。始曰道學也。終曰道盛德至善。民之不能忘也。道言也。獨於詩歌其始終者而著之也。今說卦之文。獨於物說其成者而著之也。皆省文而

互見也。故曰兌說也。而先統之曰。萬物之所說也。說則言
平兌。非可連說言而釋之。虞氏以兌之言釋說言也。則萬
物之所說者。豈皆有言者乎。其曰兌爲口舌。自兌之一端
而爲之也。此不可爲典要也。非以口舌統乎萬物也。故曰
艮止也。艮之象曰。艮其輔。言有序。悔亡。蓋言之止其序也。
豈敗言乎。敗言者致敗之言也。非彼敗此言也。敗言者對
成言之辭。而非成言乎。艮之謂也。成則言乎。艮非可連成
言而釋之。如以艮之言釋成言也。則萬物之所成終而所
成始者。亦豈皆有言者乎。周易筮也。非卜也。莊叔以此筮
示卜楚邱者。大卜領筮人。周官之職也。筮與筮通。
張子沂問曰。鴻範云。汝則從。龜從。筮逆。卿士逆。庶民逆。作

肉吉。作外凶。孔疏云。此二從三逆。以汝與龜爲二從爾。卿士庶民有一從。亦是二從。吉凶亦同。故不復設文。同可知也。若筮從龜逆。以人配筮。其事亦同。蓋孔疏以爲省文互見焉。而謂左傳言筮短龜長者。則卜人爲晉獻公言之爾。何也。答曰。左傳卜人之言。如古無其言。雖晉獻公不能辯之。諸大夫媚獻公者。豈不能辯之邪。鴻範經文。皆以龜筮相次焉。無以筮龜相次也。筮短龜長。殷道然也。箕子之筮無周易故也。禮稱孔子言殷道者。則云。吾得坤乾焉。蓋殷易首坤也。今以周易首乾之善。殷易首坤。不有短乎。則殷筮爲短。宜矣。其在周易也。蓋龜筮同長。而晉獻公時。猶言筮短者。其故宜知也。筮古作箒。周官云。大卜掌三易之禮。

一曰連山。二曰歸藏。三曰周易。又云。簪人掌三易。蓋以大
卜領簪人也。其三易皆重。未有獨長周易也。金縢卜疾。周
公自卜焉。而不用筮也。大誥卜師。以周公東征卜焉。而亦
不用筮也。何也。筮短龜長。古灋也。天下所習知也。如周公
稱文王與己之繫辭。而獨長周易。以竝龜長。非謙道也。且
不令習知筮短者。遠疑之乎。是欲決疑而適滋疑也。以是
之故。迄晉獻公時。而古灋猶存矣。其時三易同占。今左傳
可攷焉。天生孔子。學易窮年。於是乎以聖知聖。乃粲然明
周易之獨長也。蓋三易皆重。而孔子贊周易。猶三正迭行。
而孔子善夏時。至矣哉。故曰。昔者聖人之作易也。幽贊於
神明而生蓍。又曰。以定天下之吉凶。成天下之亹亹者。莫

大乎蓍龜。明其義同長也。漢志。龜書五十二卷。其他龜兆諸書微矣。今且亡焉。秦不燔卜筮之書。蓋龜書自亡也。而周易今存。則爲五經之原矣。孔疏其未察於斯乎。夫鴻範之義。作內者君從而臣民不從。然君近而易察乎臣民。故吉也。作外者君從而臣民不從。則君遠而難察乎臣民。故凶也。而又必重決於龜從。雖筮從龜逆猶不可也。則君謀而不用臣民者寡矣。此以人事之實而決於龜也。豈徒卜乎。如從孔疏而互言之。則臣民從而君不從。何以爲作內吉。作外凶乎。君在內之日多也。臣民在外之日多也。既有龜從筮逆而行臣民之謀。又有筮從龜逆而亦行之。則臣民而不用君謀者衆矣。非人事所宜也。

或問曰。金滕云。我之弗辟。我無以告我先王。今注云。辟。治也。又云。周公治之。治。畔亂也。其義可旁通乎。答曰。襄二十五年左傳云。子產曰。先王之命。唯罪所在。各致其辟。此以伐陳而溯先王之治罪也。唯與惟通。杜注云。辟。誅也。今據說文云。誅。討也。謂治罪焉。此旁通乎子產之義也。

或問曰。朱子言金滕者。何如也。答曰。朱子之言金滕也。蓋不同。當以其答徐元聘者斷焉。朱子云。王室至親。而與諸侯連衡背叛。當國大臣。豈坐視不救哉。帥師征之。義也。馬鄭以爲東避。乃不達時務之言。其斯非朱子義符大誥者乎。

或問曰。金滕注以冠爲成人之禮。此據儀禮士冠禮者歟。

答曰。天子冠禮。今亡矣。此漢志所謂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也。今其義通焉。禮記冠義云。已冠而字之。成人之道也。又云。成人之者。將責成人禮焉也。

或問曰。大誥注。辯周公稱王矣。周書明堂篇云。周公攝政君天下。何也。答曰。既攝政焉。豈君天下乎。君者。尹之譌也。定四年左傳云。周公相王室。以尹天下。釋詁云。尹。正也。

梁士訢問曰。大誥云。天降威。又云。知我國有疵。蓋疵者。謂管蔡流言也。則威者。亦威管蔡歟。詩常棣云。死喪之威。序以爲閔。管蔡之失道焉。答曰。大誥上文。言天降威矣。此承上文而言。蓋威武庚也。武庚知我國有疵也。如曰威管蔡。則我國有疵者。孰知之乎。

或問曰。大誥云。夾邦由哲。今注云。察明也。其義可旁通乎。
答曰。詩烝民云。邦國若否。仲山甫明之。而遂申之云。既明
且哲。此亦所謂夾邦由哲者也。蓋以仲山甫而旁通焉。可
矣。鄭箋云。若順也。順否。猶臧否。謂善惡也。今大誥東征。邦
國之人。皆知討賊。無惑於流言。而誦周公者。以十人之哲
若否。既明故也。詩以明若否者。自一端而言。哲者自全體
而言。故曰。既明且哲。蓋與鴻範言明作哲者不同而同。
或問曰。康誥蔡傳云。應和也。何如。答曰。昭二十八年左傳
云。詩曰。莫其德音。德正應和。曰莫。蓋應和者。自德音言之
也。則洽矣。今康誥言宏王。是上下應助也。如易象之應焉。
乃洽也。故皋陶謨言。帝臣者。則稱敢不敬應焉。

或問曰。詩桑柔云。天不我將。鄭箋云。將。養也。養讀如字。酒
誥云。德將無醉。謂德養也。何如。答曰。德將者。承上文祀酒
而言。蓋以禮行酒也。故曰德將焉。詩既醉云。爾殽既將。毛
傳云。將行也。其例也。此於文尤洽也。

陳達隆問曰。酒誥云。厥父母慶。自洗腆致用酒。說文云。腆
設膳腆腆多也。何也。答曰。詩云。匪風發兮。匪車偈兮。漢書
王吉傳。稱韓詩說曰。是非古之風也。發發者。是非古之車
也。偈偈者。皆重言而明義也。其例也。

或問曰。召誥僞傳言郊社者有所襲乎。答曰。此襲王肅說
也。禮郊特牲疏引王雝鄭云。召誥用牲于郊。牛二。明后稷
配天。故二牲也。召誥社于新邑。牛一。豕一。豕一。明唯祭句

龍無配祭之人。蓋聖證論之難鄭也。僞傳與王同非也。經言牛二者並尊也。郊祀天地也。配則非並尊也。是經於郊不言配也。則於社亦不言配矣。社祭土神也。此周公攝而告祭。未可以常禮之配例之也。

或問曰。禮祭灋云。共工氏之霸九州也。其子曰后土。能平九州。故祀以爲社。此昭二十九年左傳所謂句龍爲后土。后土爲社也。禮郊特牲疏引王難鄭云。后稷配天。孝經有配天明文。后稷不稱天也。祭灋及左傳。句龍祀以爲社。不云祀以配社。明社卽句龍也。爲鄭學者通之云。后稷非能與天同功。唯尊祖配之。故不得稱天。句龍與社同功。故云祀以爲社。而得稱社也。此通之者豈通之乎。答曰。漢仲長

統有社祭土神答焉。蓋答侍中鄧義之難而聞於荀彧者也。禮家稱之矣。彼王難鄭者。今當推仲氏之義而通之也。夫郊社之禮。中庸著焉。祭饗云。周人禘饗而郊稷。蓋祭天稱郊。后稷配天。亦稱郊也。則祭土神稱社。句龍配土神。亦稱社矣。祀以爲社。豈不可謂之配食乎。

或問曰。召誥言社不言稷。僞傳云。社稷共牢。孔疏云。不言稷。省文也。然乎。答曰。禮王制云。天子社稷皆大牢。皆之爲言。蓋非共牢也。詩絲云。迺立冢土。戎醜攸行。此禮言將出征者所謂宜乎社也。周官所謂設軍社者。亦絲此也。此不及稷者也。今周公以土功故而祭社焉。禮不及稷矣。當營洛時。社稷皆位成而已。尤不疑於常禮。社稷之禮也。

或問曰。召誥注多言史之爲文。何也。答曰。此以釋脫簡之疑也。慮乎知漢志而不知馬鄭本者焉。蓋大名疏。詳所繇矣。

何猷問曰。召誥云。用顧畏于民。暑。外注云。恃民暑之險也。此爲文者何。答曰。此猶言恃民險之險也。其必以民暑言者。經文故也。

猷又問曰。外注推言民暑者。上言平民險。下言恃民險。其何別爾。此爲文者何。答曰。此別之乎敵國之文也。我國不得民險之平。其險則爲天下僂矣。敵國不得我國民險之平。同仇殺敵。其險之足恃何如也。惟和民者。則民險皆平。我國於我民有然。敵國於我民亦然。民險之平。以人道之

和也。此其義特互乎上下文之間。蓋脫而接接而脫也。猷又問曰。召誥土中疏云。將以鎬阻險而洛不阻險乎。當是時。鎬爲西周。洛爲東周。成王非居洛而不居鎬也。豈其終阻險邪。蓋疏辯婁敬所言洛不阻險也。此爲文者何。答曰。阻險者阻於險也。猶左傳州吁阻兵之阻也。阻險以人事言。異乎險阻。以地利言。此爲文者。連上下文而達焉。欲其曲也。

何猷問曰。今召誥疏。遐遠也。自時之自由也。而注不出之。直以遠代遐。以由代自焉。何也。答曰。此以訓詁代經文也。史記之例也。今於經文之易者。適存其一體爾。其難者。注必出之。且再出之矣。

何猷問曰。召誥云。節性。惟日其邁。今注云。節其性而和。不失中也。此孟子所謂性善也。今讀此而未達焉。孟子所謂性善者。人性皆善也。則無待於節之者矣。如有待於節之。斯其性有不善歟。蓋性善本然。若非用力而然也。答曰。召誥云。今天其命哲。則節性者。非謂性有不善而節之也。孟子本性善而言者。則曰。存其心。養其性。又曰。凡有四端於我者。知皆擴而充之矣。若火之始然。泉之始達。明乎節序而養之也。皆節性之義也。皆用力焉。非如王陽明致良知之說也。故曰。彊恕而行。夫孟子之言四端也。偏端絲全體而來。其所謂性善者。以偏端溯其全體之本然也。性善而所發不皆中節焉。雜於其性之欲也。孟子不有忍性云乎。

忍之。則不亂其節序也。亦節性之義也。故今注皆備焉。
或問曰。今釋節性者。斯於性理學家諸書何如也。答曰。今
釋節性者。蓋本六經言性之精而釋之者也。斯於性理學
案諸書。其繁枝不旣翦乎。

或問曰。洛誥云。佻來來。今注云。佻來之來。來至於洛也。佻
來下之來。爲一字句焉。來歸於鎬也。詩曰。我行不來。今疏
引詩采薇箋云。來猶反也。其義可旁通乎。答曰。禮月令云。
仲秋之月。鴻鴈來。季秋之月。鴻鴈來賓。此南來也。則來至
矣。月令云。季冬之月。鴈北鄉。孟春之月。鴻鴈來。此北來也。
則來歸矣。蓋來以相因而義轉焉。今以月令言之。猶曰。鴈
來來。此旁通也。夫洛誥來之一言。蓋小故爾。然絲漢迄今。

失其訓焉。遂使洛誥多辭。不知其在彼乎。在此乎。繇是洛誥大義。芒芒然不知所求。而意其闕文也。豈小故哉。夫周公爾雅。孔子易傳。古訓章矣。自攷据家小學相高。遺大義之用。繁枝傷根。乃叢脞而爲天下病。而好異者遂欲舉古訓而芟之。悲哉。噫而廢食。死將我卽。何其不念先聖先師傳經之勿替也。

何猷問曰。洛誥云。其大惇典。殷獻民。何也。答曰。此微文于獻也。蓋惇典。下省于字焉。漢書句例。亦時有也。若云。魯商瞿子木。受易孔子。則受易下省于字焉。

馬錫饒摹洛誥之圖而栞焉。問開方之濼。答曰。周髀云。矩出於九九八十一。此開方之濼所繇推也。雖以百爲開方。

亦其義也。

或問曰。釋詁云。靖。謀也。無逸云。嘉靖殷邦。今注云。靖。安也。豈古義歟。答曰。靖。古通靜。釋詁云。康。靜也。又云。康。安也。則靜者安也。哀十六年左傳云。安靖楚國。蓋古義焉。凡國之靖亂而安之者。必有謀也。言安則謀在其中矣。

或問曰。無逸云。文王受命惟中身。厥享國五十年。而禮文王世子篇云。文王九十七乃終。何也。答曰。文王之壽百年。則五十年爲中身焉。非九十七已也。予初爲無逸注時。據經文而言百年矣。然文王世子篇。雖漢人記之。而列禮經中。僞孔傳從之。蔡傳說同。予欲得旁通者而破焉。未有得也。旣而久之。詠述兒山中讀孟子。予偶聽之。適讀曰。且以

文王之德。百年而後崩。則得之矣。乃歎目前之典。諸家失之。子初亦失之也。昔顧亭林厲學。歲令諸生侍讀經史。端坐聽之。遂成日知錄焉。溫故而知新。可不勉乎。

或問曰。君奭云。有殷嗣天滅威。其言滅者。何也。答曰。蓋以國滅而君滅言也。春秋昭公二十三年。書曰。胡子髡。沈子逞滅。蓋吳敗胡沈之師也。公羊傳曰。君死于位曰滅。今言殷亡而紂誅死。是天滅威之也。蓋威紂也。如惟以國滅言。則言滅威者。於文未洽也。酒誥曰。越殷國滅無罹。則惟以國滅言矣。

黃守毅問曰。君奭云。小子同未在位。誕無我責。收罔勛不及。今注何如。答曰。朱子云。釋經傳注。惟古注不作文。蓋

朱子嘉之。謂若詩毛傳也。所謂作成文者。辯乎不叶經辭氣而作者焉。其作之叶經。若鄭箋有申毛而釋詩者。奚不作邪。朱子釋四書。釋詩。釋易。皆兼毛鄭之體而釋之也。今於君奭釋小子釋收者。敢不求所兼邪。凡所釋二十九篇。皆汲汲於斯者也。

梁修爲問曰。周書云。立政。任人。準夫。牧作三事。此周公告嗣天子王者也。而其下言庶常吉士者。則又有別而稱之曰藝人。夫藝人者。後世所求之四海者也。而立政不以藝人作三事。何哉。豈周公陳立政。猶未知所立乎。答曰。三事者。自克知三有宅心而來者也。三有宅而謂之三事者。蓋三事繫乎王身家國天下之物焉。其三有宅心也。非古大

學格吾身家國天下之物而致知誠意以正心者乎。藝人亦吉士也。既曰藝人則論語所謂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。三事大受者也。蓋三事繫乎王身家國天下之物焉。而非曲藝之物所能囿也。故立政之道。周公之智也。朱子釋大學而與之符也。後世不師之則不可以立政者也。

陳端問兵。答曰。能兵者必吉士乎。昔周公立政。用吉士之心。無謀諸海表焉。而用是士也。於是乎海表皆威之矣。吉哉。蓋立政所謂其惟吉士也。卽所謂惟克厥宅心也。故曰。其克詰爾戎兵。以陟禹之迹。方行天下。至于海表。罔有不服。皆吉士之心可用也。顧命言昔君文武者曰。則亦有熊羆之士。不二心之臣。保乂王家。豈不然乎。士而二心。海表

之憂也。

劉德驥問明史。答曰。立政云。克知三有宅心。此兵政所繇立也。予讀明史。袁崇煥傳。而歎彼其死也。莊烈帝誤殺之也。胡爲乎不克知其心哉。而尙言兵政乎。故曰。自崇煥死。邊事益無人。明亡徵決矣。

何猷問曰。顧命言逆子釗者云。大保命仲桓。南宮毛。俾爰齊侯呂伋。今注引呂氏云。發命者冢宰。承命者勳戚顯諸侯。慮患深矣。然呂氏有云。傳命者兩朝臣。奚不引之歟。答曰。此刪之也。呂氏以闕寺爲說。故有朝臣之云。惟朝臣非必賢也。明史闕黨傳中諸人。蓋二三朝臣矣。不慮患乎。今注云。所命三人。書氏書名。慎其人也。而桓毛兩賢。則該矣。

陳汝晃問曰。願命云。王麻冕黼裳。注云。王制曰。喪三年不祭。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縗而行事。言天子既殯而祭天地社稷也。祭則不敢凶服焉。今凶服所以哀先王也。若冊命則先王命嗣天子王矣。以吉服將之。敬乎其繫天地社稷之重也。此言今凶服者何。佗注言今者。多言本文。今既麻冕黼裳。則吉服矣。而言今凶服乎。如曰夫凶服可乎。答曰。此言今者。自經上下文而言之也。蓋今一日。謂自凶而卽吉。亦自吉而反喪。皆今爲之也。如易以夫之爲文。則弱而緩矣。不叶本事。則不叶本文矣。

汝晃又問曰。王麻冕節疏云。朱子言王侯以國爲家。雖先君之喪。猶以爲己私服也。然則朱子非謂王侯義同邪。而

下文疏言王受朝享者。乃言諸侯之禮與王禮不同。以明蘇氏說之非。則朱子說可改之否乎。答曰。今疏蓋從朱子之義而明之。非有違也。諸侯之義。必有卽位吉服之禮。與常禮不同。今疏言祭神諸吉服者可推矣。而與王禮必不同。則禮之殺焉。予之爲此書也。凡引先儒舊說。字句之間。有刪之。無改之。其或改之者。惟近儒說爾。爲其義洽而其文未洽也。雖或改之。其義必同原文。其說必繫原名。亦朱子四書注之例也。

黃德鄰問曰。春秋書名書字。何也。答曰。此奚不芻通於禮與周書乎。禮玉藻云。士於君所言。大夫沒矣。則稱諡若字。蓋與曲禮言君前臣名者不同。此春秋孔父書字之絲也。

先其君而後故也。非以喪之而然也。其喪之者。則在直書其及於死者矣。孔子沒而續經書焉。書名不書字也。則書名者非貶之也。春秋褒貶。皆繫乎其所書之事。或字或名。從舊史文也。周書顧命云。乃同召大保爽。芮伯彤伯。畢公衛侯毛公。師氏虎臣百尹御事。蓋大保特書名。元老也。顧命云。大保命仲桓南宮毛。俾爰齊侯呂伋。以二千芻虎賁百人。逆子釗于南門之外。蓋子釗書名。在喪也。逆者皆書名。慎之也。周書史遷。蓋與春秋不同而同。或問曰。文侯之命。其生而稱諡。何也。答曰。此史追稱爾。隱四年左傳云。陳桓公方有寵於王。其例也。

伍蘭清問曰。文侯之命。疏引戰國策云。馬已死。買其骨五

百金。今据戰國策資治通鑑骨皆作首。孰譌乎。答曰。古人用斯典者。多言市駿骨。蓋漢本作骨焉。文選孔融論盛孝章書云。燕君市駿馬之骨。此從古本也。言骨則首在其中。首者骨之譌也。韓非子敘此者不譌矣。

蘭清又問曰。今疏引戰國策云。千里馬之至者三。今据戰國策資治通鑑作千里之馬至者三。孰勝乎。答曰。今疏所引文。据明陳仁錫本也。上文皆言千里馬。文瀛宜一例焉。此文勝矣。且其辭氣舒也。古本當然。韓非子敘此無之字。弗如也。

伍蘭清問曰。畢氏續資治通鑑。何如也。答曰。司馬氏則爲論矣。惜其未有焉。昔徽欽二宗北狩。而宋晏然忘之也。蔡

氏釋書所以獨悲於文侯之命也。後之人而有論此者乎。其痛論當何如哉。

陳冠南問曰。秦誓。古人有言。節注云。此秦穆公悔其自安。責蹇叔而不受蹇叔之責。今乃知古人之言爲首戒也。此爲文者何。答曰。若云。責蹇叔而不受其責。蓋捷也。而其之爲文。則滄矣。以上文悔其之。其謂穆公也。

逸文答問八條

馮國彥問曰。逸文。夏書。道人注引詩序云。吟詠情性以風其上。今本或作性情。何如。答曰。此譌也。易乾文言曰。利貞者。性情也。易自天之命而言。宜先言性。詩序自人之志而言。宜先言情。

張子沂問曰。董子春秋繁露云。王者民之所往。君者不失其羣也。能使萬民往之。而得天下之羣者。無敵於天下。絲是言之。安有所謂民主哉。安有所謂君主國弱哉。答曰。董子言春秋者。其通於書乎。大甲之逸文曰。后非民無以辟四方。其義也。爾雅云。后辟君也。

成九齡問曰。尙書大傳云。書曰。若德明哉。湯任父言卑應言。此逸文乎。答曰。非也。盤庚曰。古我先后。既勞乃祖乃父。汝共作我畜民。此古文也。今大傳所稱者。卽其異文也。此今文也。蓋伏生壁本殘闕而譌爾。或曰。孟子云。伊尹聖之任者也。伊尹佐湯王。猶師尙父佐武王也。殷人稱之曰湯任父。言卑者若易所謂卑以自牧也。應言者若易所謂出

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也。蓋若其德明哉。在湯任父者。則雖言卑而人應其言矣。德明故也。今不從者。以湯任父之說無徵也。非亦郢書燕說乎。

或問曰。論語稱湯祭上帝者。論語孔注則据墨子引湯誓焉。漢學家從之。而不言墨子引湯說也。何也。答曰。書序無湯說篇名。漢學家蔽於序故也。

張子沂問曰。古之君子。釋經而明事者。何也。答曰。其事之於經也。皆其文其義之所有也。此經術也。宋胡氏傳春秋。其得之者。經所有也。其失之者。非經所有也。

或問曰。釋經之家。有稱佗經而晦者。何也。答曰。其有爲爲之者乎。以視九十老人懼而藏經者。幸也。其有爲爲之者。

乎。

或問曰。今讀尚書集註。述疏焉。注多稱曰。疏多稱云。此爲文者何。雖其小也。敢請。答曰。屬文之濼。欲其辭之相屬也。論語多稱子曰。禮坊記多稱子云。其例也。論語稱子曰。子云。坊記稱子言之。則變文矣。諸子引詩書者。云曰不同。其辭之相屬也。必同。

何猷問曰。今尚書集注之引子家也。若老莊墨子諸書。述疏必詳其篇名。而疏自引之者。其篇名或詳或略焉。何也。答曰。其詳之者。備攷也。其略之者。去繁也。且爲文宜有體焉。方言一事。舉子家爲旁通。而其篇名與上下文不類也。若詳其篇名則雜矣。何以爲潔乎。蓋注不詳其篇名。而必

繇疏詳之。欲注之潔也。疏循注則惟詳其篇名。亦欲疏之潔也。故注不引子家。而疏自引之者。皆詳略從其宜也。孟子云。雲漢之詩曰。周餘黎民。靡有子遺。蓋詳篇名以知早也。而其它則略矣。引經且然。况子家乎。其篇名不類者。非必若墨子兼愛篇。荀子性惡篇也。凡與所爲文上下義不貫者。皆然也。若夫引周書者。從漢志不稱逸焉。其於經之周書也。則名同。故皆詳其篇名。

書序辯答問壹條

梁士訢問曰。尚書序。朱子謂周秦閒人作也。何也。答曰。此可以周書序明之矣。周書者。世所稱逸周書也。漢志云。周書七十一篇。蓋連序數之也。此班固從劉向焉。則周書序

亦舊矣。其於尙書序則相若也。周書序效尙書序歟。抑二者皆出於一歟。然周書序必非周史自作也。其序與周書不相應者有焉。蓋亦周秦間人作也。尙書堯典序云。昔在帝堯。聰明文思。光宅天下。序以聰明而改經之欽明也。豈其善乎。周書度訓篇其首也。度訓序云。昔在文王。商紂竝立。困于虐政。序以服事殷者而謂之竝立也。則悖矣。尙書伊訓序云。成湯既沒。大甲元年。此其失實也。周書成開序云。武王既沒。成王元年。此其不失實也。尙書西伯戡黎篇云。不虞天性。不迪率典。言紂之淫戲。民失其常性也。周書常訓篇云。天有常性。人有常順。此非民性邪。常訓序云。紂作淫亂。民散。無性。言常。何其不善言民也。雖然。猶有采焉。

周書銓濼序云。積習生常。不可不慎。信哉。用人而銓之。若習於諛者。則國人以諛爲常也。苟其不慎。則銓者皆非矣。繇是言之。周書序其宜辯也。尙書序能無辯乎。辯者辯其得失也。

僞古文答問九條

馮春林錄僞古文。及言其僞者。問曰。閻氏之言何如也。答曰。古文多二十五篇。朱子言之者數矣。然朱子釋諸經。猶有引之者。則以未暇專攷之深也。專攷之深者。其於閻氏始之乎。而致閻氏知從事於斯也。則以朱子本疑之而致然也。陸氏隴其言古文者。殆未察於朱子本疑之者歟。凡僞者諸篇。雖諸家攷之。猶未悉也。蓋宜有深之又深者焉。

非苛也。中庸云有弗辨。辨之弗明弗措也。此義宜深也。欲其不誣也。故曰其爲人也。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。

春材又問曰。僞古文二十五篇。而同爲一卷也。又不音焉。何也。答曰。不使僞經之得如經也。其釋文之音。則或參於辯僞閒爾。

春林又問曰。東晉僞古文。凡辯僞者。無引東晉後之書歟。答曰。然。

馬錫饒問曰。僞古文之辯。非一焉。此爲文者何。答曰。此爲文之次。卽其本文而次之者多。如不次之者。必有辯義乎。其閒不然。則就所引文也。而所引文。又或次之以經史子。

集焉。雖其變不一也。皆欲其各適其適也。於僞大甲則辯三年之喪。於僞咸有一德則辯七世之廟。於僞大誓則辯類于上帝。若此者。其爲文也。敢不盡乎。

或問曰。僞伊訓及僞大甲篇中。同引史記。而詳略不同。何也。答曰。互相備也。

陳汝晃問曰。今辯僞武成者。引史記云。釋箕子之囚。封比干之墓。表商容之間。此所次。則僞經如之矣。史記周本紀。先商容而後比干。所次不同。何也。答曰。僞經所次。襲史記殷本紀焉。

或問曰。僞允征云。爾衆士同力王室。僞說命云。黷于祭祀。時請弗欽。皆常言也。其所襲者何。答曰。昭二十五年左傳。

云。同恤王室。又云。戮力壹心。好惡同之。此其所襲也。桓八年公羊傳云。黷則不敬。言祭也。釋詁云。欽敬也。亦其所襲也。

梁士詵問曰。僞說命云。非知之艱。行之惟艱。何也。答曰。蓋龔陷十年左傳及司馬兵燹而爲是言者。然是言也。古之人皆爲一時一事言之爾。非言學也。禮緇衣鄭注云。傳說作書以命高宗。故學記稱說命焉。則言學矣。言學則豈當有是乎。大學言誠意正心脩身者。力行也。而必先之以格物致知。故曰。知止而后有定。未嘗易言之也。伯夷伊尹柳下惠。其力行之聖與孔子同。其不及孔子者。致知之智也。蓋孟子言之矣。夫三聖且艱於知也。况其他乎。智者知之。

過。愚者不及知。皆知之艱也。賢者行之過。既以道爲不足知。不肖者不及行。又不求所以知。亦皆知之艱也。蓋中庸言之矣。則說命非也。張氏杖云。此特傳說告高宗爾。蓋高宗舊學甘盤而知之。故也。若常人。則以致知爲先。此朱子稱之也。然謂高宗舊學甘盤者。亦僞古文襲僞竹書而言之爾。豈足徵邪。程子則正言之曰。知之亦艱。其言學也。明哉。蓋未察其爲僞經也。而其言之非。則既察之矣。故曰。抑亦先覺者。是賢乎。

或問曰。僞說命云。惟賢非后不食。朱子云。言人君當任養賢之責也。絲是言之。僞說命其非失歟。答曰。此其僞也。朱子未察之爾。漢書徐穉傳云。家貧。常自耕稼。非其力不食。

彼賢如徐穉其人者。僞說命其謂之何。伊尹之未就湯也。野耕而食。且高宗初見說而有是言乎。是以說爲朵頤也。
尙書集注述疏後序 答問壹條

張子沂問曰。後序之文。諸据經而言之者。不惟舉其大要。而必詳其訓詁。何也。答曰。古之以訓詁成文者。若左傳之釋春秋。及言諸經。則有然也。若國語。若漢書劉向列傳五行志。若韓文書類。其言諸經亦有然。蓋易繫辭傳。諸据經而言之者。皆大要矣。而訓詁亦詳。以非詳其訓詁。則難舉其大要。而言下亦不明也。易曰。自天祐之。吉无不利。子曰。祐者助也。天之所助者順也。人之所助者信也。其例也。故易之序卦曰。屯者盈也。屯者物之始生也。恆者久也。詩之

尚書集注卷之十一
關雎序曰。風。風也。教也。雅者。正也。頌者。美盛德之形容。以
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。蓋序體亦有然也。其不嫌於碎者。
訓詁而大要存焉。故也。今後序之文。諸据經而言之者。其
經之古義。後人所言多未悉。或且失之。今必求如古之以
訓詁成文者。將斯序灼然其不惑也。以上答問共壹百十
壹條